

[俄] 尼·古米廖夫 等著

王守仁 编选

复活的圣火

俄罗斯文学大师开禁文选

广州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何祖敏

封面设计:程 敏

复活的圣火

[俄]尼 古米廖夫 等著

王守仁 编选

广州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

广东番禺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6 插页 382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592-546-1 / I · 174

定价: 21.50 元

启示录时代的启示

(代序)

楼肇明

我的世纪啊,我的猛兽,
谁愿窥视你的瞳孔?
谁愿用自己的碧血去凝结
脱了白世纪的脊椎到永远?

——曼德尔施塔姆

在人类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凡是一个多灾多难,面临崩溃和重建的时代,差不多都会是一个启示录式的时代。这不单是指圣人从苦难走出,写作启示后世的箴言遗教,而是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部足够后人不断品味下去的启示录。我们,我们的父辈、祖父辈生存的 20 世纪,也正是这样一个与多灾多难绾结在一起的启示录式的时代。所不同的,只不过耶稣是一个人在殉难地各各他走上了十字架;在中世纪,在罗马中心广场上受火刑的是布鲁诺。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和杀戮,与任何一个民族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文祸”、“文字狱”相似和不同,相似之处在于杀戮、监禁、驱逐、侮辱,是从巩固政治体制和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的

需要作出战略策略性决策,造成的结果则以摧残文化精英始,到阉割民族的创造精神终;不同之处在于,那么多的世界级第一流文学大师惨遭迫害,或被肉体消灭,或被投入囹圄,或侮谩谣垢,放逐出境,作品被禁锢几十年及至半个世纪之久才重见天日;而身受其害的大师们绝少犹疑动摇变节,“诗与帝国对立”(布罗茨基语)的结果,诗留存了下来,帝国归还给了历史河湾。这在人类文明史上诚属旷古未有,是俄罗斯这块广袤土地上的特产。也因此,这些遭受过迫害的俄罗斯文学大师们的作品,终究不同于覆盖和沉埋于火山灰中的庞贝城废墟,而是一堆不曾死去,且永不熄灭的圣火。它们是俄罗斯民族的、但同时也是世界各民族世代人共同的精神财富。

20 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的文学创新精神勃发的时代。尤其是在本世纪初的前三十年间,在所有世界性文学探索的前沿阵地上,都活跃着俄国作家跃马奋进的英姿。诗在人类审美观念的开放、扩大和变革中永远占据着其它文学形式不能与之比肩的前驱地位,如果我们粗略地挑选本世纪最为杰出的十位大诗人,那么从俄罗斯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诗人,就要占去半数或半数以上,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等人在 20 世纪世界诗歌史上的贡献,与艾略特、瓦雷里、泰戈尔、埃利蒂斯、帕斯这些诗国巨星的光芒处在全然同一个等级的亮度上。俄罗斯诗歌界有人把阿赫玛托娃比作俄罗斯民族诗国天空中的月亮。(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诗歌的太阳,叶甫图申科语)。布罗茨基说:阿赫玛托娃“从根本说是人类纽带的诗人”,她的诗歌主题,无论是早期“用有尽对无穷的一种态度”来写爱情,写女性在爱情中承载苦难的极限,她的祈祷和呼唤,还是晚期从心灵多棱镜向历史多棱镜的位移,这位爱情王国中的“女巫”升华为尘世间的“圣母”,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和《安魂曲》这两首本世纪最优秀的

长诗中,女诗人的终极关怀的宗教感和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宽容精神,达到了高度融合。这极大地提升了世界女性诗歌的历史深度、人性深度和审美品格。布罗茨基在《哀泣的缪司》一文中,谈及阿氏的独创性时说,模仿阿氏的后继者数不胜数,到头来没有一个人像阿赫玛托娃,相反的是模仿者们却彼此都极其相似。阿赫玛托娃如此,茨维塔耶娃作为一个个性极其强烈的女诗人同样如此,茨维塔耶娃的不可重复性,在于这位女诗人将女性驯化野蛮卑俗的温情、高贵、精细与以刚烈的最强音写悲怆情怀活生生地统一成了血辞。茨维塔耶娃的全部作品是一位出身高贵、义无反顾,拼将一腔热血,随时准备报效给祖国、大地、人类,作孤注一掷的誓辞,有一种火山熔岩般壮丽气象和连同她自己也会焚毁殆尽的悲怆。阿赫玛托娃曾说:“诗人是流浪的犹太人”,茨维塔耶娃则说:“真正的诗人总是自己的囚徒”,“人在世间的唯一任务是忠实于自己”。这扎根于时代和历史,又超越时代和历史,忠实自己同时意味着决不背叛自我和时时冲破了“自狱”的双向统一,其反观自身的精神视界,寻求精神家园的左冲右突的焦虑,将“我以世界的变迁作为我的故乡”作为一个座标(犹太女诗人耐丽萨克斯语),也就同时将女诗人们为自我定位的自我意识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不是笔者的个人偏见,而应该承认是事实,这就是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不仅是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两位女诗人,而且也是自古希腊的萨孚之后世界女性诗歌中两座直耸云天,令人望之弥高的青峰。

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为数不少的苦难的人生道路,是按整齐划一、荒谬绝伦的模式剪裁出来的,但命运究竟不是一种神秘的外界力量,而是人的内在因素和时代主潮所派生的导数。”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深刻洞察力的见解。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

基、古米廖夫这些诗歌巨匠的生平遭际和作品命运是这样,作为本世纪人类社会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我们》^①的作者扎米亚京,《荒年》的作者皮利尼亚克,意识流小说的开山祖师之一别雷^②,《初生海》、《基坑》等一批经典作品的作者普拉东诺夫,这些作家的个性殊异,但作家作品被荒谬压制的命运是同一个时代主潮的导数所剪裁过的一样,恰好是此时此地,恰好是此人此作,遭际遇合,被肢解的不单是作家作品,而是一部完整的俄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被致残了。这个由时代断裂造成的损失,已无法弥补。布尔加科夫的《不祥的蛋》、《狗心》,特别是魔幻怪诞的巨著《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一部较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早写成三十余年的魔幻现实主义经典杰作。《大师和玛格丽特》写成以后整整搁置了三十余年后才见天日,《百年孤独》一出版就风靡全世界,且不说这两部作品一是面对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善恶之争的,一为侧重写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命运。在形而上学探求意义的层面上虽不便贸然判定谁更为深刻,但《大师和玛格丽特》被搁置造成的损失却是无可估量的。历史的走向无从假设。如果布尔加科夫当年被全世界承认,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面貌则肯定会是另一个模样,带着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烙印了。这是不能不令人浩然长太息的。

一代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宗师扎米亚京说:“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论者创造,而不是那些精明能干、忠诚的官员创造。”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皮利尼亚克、普拉东诺夫等文学巨匠,正是这样一批集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

① 另外两部反乌托邦小说是英国作家奥威尔的《1984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扎米亚京的《我们》,合称为反乌托邦三大名著。

② 别雷的长篇意识流小说《彼得堡》与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和乔伊斯的《尤里西斯》,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

家、反叛者和怀疑论者的身分集于一身的怪杰。他们的创造力仅表现在与文学有关的领域内,而在其它方面,则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懵懂无知,乃至低能,这是从世俗趋利避害,随大流的眼光看的。诗人古米廖夫是在1921年就被枪决了的,罪名是参加反革命活动,但翻遍保留至今的档案,却是一桩查无实据的无头冤案,古氏“盲人瞎马”、“书生意气”,只不过与反苏维埃政权的白卫军人士有私交,没有及时断绝往来,仅此一点是构不成反革命死罪的。说穿了讲,这批含冤受到惩罚的文学大师,除了索尔仁尼琴以外,没有一人是反共反十月革命的。须指出的是,索氏反共反苏维埃体制,是已经到这个政治制度的晚期了。从局外看,索氏持不同政见,货真价实,说不上冤屈。不过,我们是从文学的价值尺度来看待他的贡献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可谓是本世纪世界文学中最出色的宏伟史诗之一,他写平凡和苦难中的崇高,着眼点在匡世,他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当之无愧的传人。索氏的文学观念较为正统和保守,和他的若干政治言论一样,未必都能令人苟同。但能激活人们思想的思想,也未必都是正确的思想。这些俄罗斯文学大师中最年轻最晚出的是布罗茨基。布氏在国内时被侮以“社会寄生虫”这样一个非法律用词的罪名,因阿赫玛托娃等名流的奔走求情,才得以从劳教地“驱逐出境”的宽厚处置。但布氏也不是一个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从古米廖夫到布罗茨基,除索尔仁尼琴一人以外,他们的一生遭际和作品厄运,是用政治上扼杀反对派的办法来封杀文人和作品。这当然是就“诗和帝国对立”中的帝国一方而言的。而在诗人一方,他们与时代主潮的矛盾和冲突却是肯定存在的,他们自觉地与自己的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是一批在道义上,在伦理道德上和哲学、美学上与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不倦争辩的斗士,在这一领域里,他们是寸土必争,不屈不挠,无怨无悔,至死不悟

的。他们常常从时代的反题做文章，他们是从反题到合题展开自己形而上学的精神探求和审美体系的，帕斯捷尔纳克称“诗人是宇宙创造精神的旗手”，他以耶稣基督莅临人间宣讲福音自诩，将过去、现在、未来的无限时空凝结成一个静态的，可以放在审美批判的实验桌上供解剖研究之用的实体。扎米亚京从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角度考察时代和文学的正题和反题，他说：“应该在今天就异端地谈论明天。异端乃是医治人类思想之熵的唯一的苦口良药。”“现实主义是用普通的眼睛看世界的。透过世界表层而向象征主义闪现的是(世界的)骨骼，于是象征主义背开了世界。这就是正题和反题。”他指责时代主潮的荒唐乃是用“坚固的台柱支持昨天的生活”。布罗茨基称“诗人为文明之子”，诗是“被人类良知照亮的艺术之光”，以抵御历史之恶和人性之恶；在布罗茨基看来，人类社会并非是一部善战胜恶的历史，不是善不断壮大，恶不断被削弱，直至被消灭的历史，而是在文明发展壮大的同时，罪孽也同步增长和强大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之也然。善和恶，相辅相依，同生共长，齐头并进，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它们是根本不可能被对方连根铲除的。因此布罗茨基也是从宏观出发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同样具有一种静态分析的性质。宏观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和自己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这批文学大师的第一个共同点，但他们何以在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建立起彼此在基调上相近和相似的审美观呢？这仍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们对待时代主潮的态度的相似性关系至为密切。茨维塔耶娃感叹“我和我的时代失之交臂”，还是一个包含着自怨自艾反讽意味的委婉说法，而曼德尔施塔姆则感到自己是“时代的孤儿”，“整个联盟里找不到自己的家”，“我们活着，不知道是否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走。”这一切源于他像厌恶剃头刀一样对权力有一种不愿正视的厌恶。(相比之下，帕斯捷尔纳克仅仅指出暴力无助于改善人性，

而只能千百倍地把人性之恶召唤和释放出来;扎米亚京和皮利尼亚克则把它们归之为“机械理性”),曼德尔施塔姆由憎恶强权,直至把自己的时代比作是一个“狼在追猎的世纪”,他感到被“窒息”是必然的,他说:“按本质我是一个期待型的诗人”,他坚信“窒息之后/我的声音里/传出了大地的声音——这是最后的武器”,“在忘川的严寒中/我们将会想起/大地曾经胜过十个苍穹”。因此,与其说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中,常常出现时间之流间歇性和阵发性的停顿,时间被历史的杂乱、繁忙、罪恶的容量所超载了,毋宁说,窒息、停顿,是当下时代断裂或历史断层的一个处处皆在的隐喻,诗人对此极其敏感,而错把噪音和喧嚣当成时代主潮和正题,他更极其反感,按耐不住,拍案而起。在曼氏看来,诗人只能是未来时代的代表,他不幸生存在当下这个时代,对当下这个时代作出道德的和美学的审判,是责无旁贷,舍我其谁,不能回避的职责所在,无怪乎布罗茨基说,曼氏不是缺乏自我防卫的本能,而是他“早就向自己的诗美学缴械投降了”。美学和伦理学的永恒性高于政治和历史乃至超越宗教或与之并驾齐驱,正是这批俄罗斯文学大师们的另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是一批这样或那样的“巫师”和“传道士”,是一批诗和美学天国里的男女圣徒。他们的美学和伦理学触犯了现实政治,或现实政治把他们的伦理学和美学排挤到时代的边缘和历史的断崖之上,两者是一回事。他们因美学而针贬时世,但他们不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谏臣和逐臣,更不是政治层面上作为谏臣对立面的谏臣和逐臣,他们的放逐、流亡、殉道和殉难,是另一系统上,首先是美学层面和形而上层面的。

这为美学殉道和殉难的俄罗斯文学是20世纪文学史上最为悲壮的篇章,同时也是最充满原创性和厚重性的文学篇章。从自己时代的反题出发,不折不扣地把它看成一部启示录,必然就同时意味着文学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是启示录式的。启示录的叙事方式

是记录和实录,但它的目的则皆在启示。启示的目的才是作家创作的敏感区和选择圈,同时还会影响到表现手段生机蓬勃的创造。这些俄罗斯文学大师们的原创性和厚重性即由此发轫。他们有别于以反映论为基础的文学创作方法,并与之针锋相对,也就成了他们必然要予以超越的障碍。他们严格地区分作为文学的现实和作为现实的现实之间的不同。帕斯捷尔纳克说:“艺术是客观世界的一个背景”,“艺术主要体现一种已为情感所取代的现实,因此,它就是这种取代过程的记录。”“艺术不是跟人,而是跟人的形象有关。”也许可以说,这一有别于反映论和模仿论的审美观,仍然是“诗优越于历史”理论的延伸和发展,它极大地提升和加强了诗人作为创造性主体的地位,诗人是世界的命名者和解释者。艺术世界和本体世界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层关系是互相阐明、互相对应、互为背景和分庭抗礼,而不是隶属、臣服、类同和模仿。通观帕氏自己的作品,他每每用复调作为解释世界的作品基调,在一部作品中常常同时包含着两个母题,一个主题则由两个子题合成,一个意象中往往熔结着两个缩影,且在两个侧面和两个层次上展开,也就用不着诧异了。是什么推动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呢?茨维塔耶娃说:“文学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布罗茨基说:“文学是非现实的幻想,这一幻想不是要逃避现实或削弱现实,而是通过幻想的手段,为了‘强化现实’”。曼德尔施塔姆则干脆把诗人的任务规定为“窥测别人的梦”。由此可见,在这些文学大师们看来,文学不只是对现实模仿,而是人的物质生存方式和精神生存方式的反映、凝聚和结晶,“人的生存不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或正义的平衡、或神对美德的酬谢来决定的,而是由偶然和意想不到的事件,由试验和错误,由荒唐和愚昧来实现的。”按照扎米亚京的概括,他们不约而同采用启示录式的写作方法,其表现特征有三,这就是它的综合性、荒诞性和拼接性。

扎米亚京解释说：“空间和时间本身被爱因斯坦断开了锚，由今天的现实性中长成的艺术难道不能像梦一样荒诞离奇吗？”“综合走近带有多成分的玻璃拼合的世界。许多怪诞奇异的世界向它展示着，它发现人就是宇宙。”“综合用的是用各种布局的整体易位。这里被纳入时空框架里的一小块世界从来不是偶然凑合的。它们或远或近都是靠综合而锻接在一起的。而这些团团圆圆的射线必定汇集在一个点上，总能形成完整的东西。”显而易见，扎米亚京所说的综合、易位、拼接并非仅仅是一种叙事意义上的“小说叙述学”或“词汇相识法”以达到词语陌生化的诗歌修辞学（尽管这也是对的），归根结蒂，它不只是操作策略，而同时是艺术把握世界方式定义上的“创作诗学”，它的所有手段，包括拼接、倒置、错位、移置、渗透、整合、意绪或缓或急、或断或续的流动，将具象和抽象，美丽和丑陋，理想和罪孽，现实和幻想，崇高和卑俗，前台的庄严和后台的龌龊，五光十色、支离破碎、光怪陆离地组接一起，等等。这与“梦的工作”是非常相似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俄罗斯文学大师们却没有一人是非理性主义者，实际上他们是以自己的理性反对以理性和规律面目出现的货真价实的非理性的历史的荒唐。扎米亚京说，他让自己的作品闪射出“某种超然物外的冷冰冰的光辉”，他揭露社会和历史的脓疮，是在“教人们嘲笑傻子和恶人，我们就不会太憎恶它们了。”这是一种建立在宽容情怀基础上的理性精神或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宽容情怀。而理性和宽容也正是启示录的题中之义。由此，从传统和革新，承继和原创的角度去考察，我们还能或影影绰绰，或彰明昭著地发现：这批俄罗斯文学大师们在一个残酷而艰难年代的创造，并非全然是空穴来风，他们由纵向的垂直系统而达到了横向地造就自己的先驱地位，或者说，他们的审美经验超越了自己时代，位于时代和世界的前列，是他们民族文化人格在一个艰难残酷时代的必然。在他们身上，我们几乎或轻或重、或浓

或淡地看到他们的先辈灵魂的面影，这里有十二月革命党人的正气和高贵，有民粹派和平民知识分子脚踏俄罗斯大地的朴实、决绝和坚毅，自然还有作为俄罗斯民族宗教的东正教哲学精髓的流布和变异。那些已故的俄罗斯文学大师们生前以“思念世界文化”的态度写作，而今，“世界文化在思念他们”。他们生前被视为“苏维埃文学的魔鬼”，……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殚精竭虑、挖空心思地向他们倾泻污言秽语，于今这些污言秽语已烟消云散。笔者愿套用阿赫玛托娃缅怀曼德尔施塔姆的文章中的一句话：“做他的朋友是荣誉，做他的敌人是耻辱。”我们不妨说，能够欣赏和评价他们作品的批评家，是一种审美品位和身份，而不懂或仍只愿做一只异国鸚鵡朝他们吐唾沫，就是一种无知和愚昧了。

他们的生平遭际和他们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散文文论在内，都是20世纪世界文学难得一见的启示录。而在长达七十年的历史中，一共有三代作家作品被活埋过。（第一代是蒲宁、库普林等上个世纪已成名的作家，第二代是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等人，第三代则以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为代表），更是整个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奇观了。这视国宝为废物的历史，更是一部留给子孙后世的启示录了。

MU 目

LU 录

启示录时代的启示(代序)..... 楼肇明(1)

古米廖夫简介..... 王守仁(1)

诗的生命 尼·古米廖夫(2)

诗的解剖..... 尼·古米廖夫(15)

象征派的遗产与阿克梅派..... 尼·古米廖夫(19)

读者..... 尼·古米廖夫(24)

简略的自述..... 安·阿赫玛托娃(30)

忆亚历山大·勃洛克 安·阿赫玛托娃(35)

米哈伊尔·洛津斯基 安·阿赫玛托娃(40)

日记的散页..... 安·阿赫玛托娃(44)

阿梅代奥·莫迪利阿尼 安·阿赫玛托娃(82)

历史片断..... 娜·丘科夫斯卡娅(93)

安娜·阿赫玛托娃.....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09)

曼德尔施塔姆简介..... 王守仁(117)

词与文化	奥·曼德尔施塔姆(118)
阿克梅主义的早晨	奥·曼德尔施塔姆(124)
人道主义和当代生活	奥·曼德尔施塔姆(130)

茨维塔耶娃简介	王守仁(133)
---------------	----------

茨维塔耶娃致里尔克(1926.5.9)	玛·茨维塔耶娃(134)
---------------------------	--------------

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1926.5.23)

.....	玛·茨维塔耶娃(140)
-------	--------------

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1926.7.1) ...	玛·茨维塔耶娃(145)
----------------------------	--------------

茨维塔耶娃致里尔克(1926.8.14)	玛·茨维塔耶娃(149)
----------------------------	--------------

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1927.1.1) ...	玛·茨维塔耶娃(151)
----------------------------	--------------

茨维塔耶娃致里尔克(悼亡信)(1926.12.31)

.....	玛·茨维塔耶娃(154)
-------	--------------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歌	伊·爱伦堡(156)
--------------------	------------

扎米亚京简介	肖韦宏(172)
--------------	----------

我担心	叶·扎米亚京(173)
-----------	-------------

论综合法	叶·扎米亚京(178)
------------	-------------

论文学、革命、情及其它	叶·扎米亚京(189)
-------------------	-------------

回忆高尔基	叶·扎米亚京(197)
-------------	-------------

布尔加科夫简介	肖韦宏(202)
---------------	----------

回忆	米·布尔加科夫(203)
----------	--------------

五月轶事	米·布尔加科夫(209)
------------	--------------

身后恢复名誉	[美] 马克·斯洛宁(213)
--------------	-----------------

关于我的父亲	鲍·安-皮利尼亚克(222)
--------------	----------------

普拉东诺夫的创作	叶·克拉斯诺晓科娃(257)
谈谈自己,谈谈文学	安·普拉东诺夫(269)
第三次生命	尼·伊万诺娃(280)
索尔仁尼琴简介	肖韦宏(292)
获奖演说	亚·索尔仁尼琴(293)
附:授奖词	[瑞典]卡·基耶罗(296)
无情的新奇崇拜及其对本世纪的摧残	亚·索尔仁尼琴(298)
革命不会使历史进程笔直,而只能使它变得坎坷不平	亚·索尔仁尼琴(305)
帕斯捷尔纳克简介	王守仁(312)
肖邦	鲍·帕斯捷尔纳克(313)
“对我的攻击仍在进行”——致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	鲍·帕斯捷尔纳克(318)
鲍·帕斯捷尔纳克与诺贝尔奖	叶·帕斯捷尔纳克(321)
透过往日的波折	加林娜·涅高兹(327)
布罗茨基简介	王守仁(332)
文明的孩子	约·布罗茨基(333)
哀泣的缪斯	约·布罗茨基(352)
诗人与散文	约·布罗茨基(369)
少于一(节译)	约·布罗茨基(384)
编后记	王守仁(397)

〔古米廖夫简介〕

古米廖夫,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1886—1921),俄罗斯诗人。生于喀琅施塔得一海军医生家庭。童年在彼得堡近郊的皇村度过,曾就读于皇村中学。八岁开始写诗。1902年发表处女作。中学毕业那年(1905),他的第一本诗集《征服者的道路》出版了。此后的作品有诗集《浪漫之花》(1908)、《箭袋》(1916)、《篝火》(1918)、《帐篷》(1921)、《火柱》(1921)等。他是阿克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古米廖夫于1910年与安娜·戈连柯(即阿赫玛托娃)结婚,后离异。1917年在巴黎创作了献给异国女郎的著名组诗《蔚蓝的星》。1921年古米廖夫在彼得堡被捕,同年被处决,罪名是“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八十年代中期被平反,恢复名誉。

(王守仁)

诗 的 生 命

尼·古米廖夫

I

农民耕地，石匠造房，神父祈祷，法官审案，而诗人何为？为什么他不用易于记忆的诗句来说明各种牧草的生长条件，为什么他会拒绝作新的“船夫小调”，或使宗教论题不再晦涩？为什么只有在怯懦的时候才愿意承认，他曾用诗唤起了人们善良的情感？难道诗人在资产阶级社会、社会民主社会或宗教团体中总是没有地位吗？让约翰·达马斯金住口吧！

“为生活而艺术”论者如是说。他们中有弗朗索瓦·科贝·苏里·普留多和涅克拉索夫，安德烈·别雷也基本属此行列。

“为艺术而艺术”论者反驳对方道：“请走开吧，温情的诗人与你们何干……你们违背心灵，如伪君子，你们的愚蠢和恶毒使你们至今还拥有皮鞭、监狱、斧头和足够多的神经错乱的奴隶……”对于我们和歌唱的规则，生活仅仅是飞翔的手段：舞蹈者越是用力以双足敲击地面，那么他越是跳得高。我们无论是精细地雕琢我们的诗句，如雕琢高脚杯，或是写出一些不清晰、如醉汉哼唱的小曲，我们永远是和首先是自由的，也是不去希图为有益的。